



古典教育研究丛书

希腊古风时代的诗教研究

上官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典教育研究丛书

希腊古风时代的诗教研究

上官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腊古风时代的诗教研究/上官剑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1

(古典教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1500 - 5

I. ①希… II. ①上… III. ①诗歌研究—古希腊
IV. ①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017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138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探寻古典教育研究的意义（总序）

刘铁芳

生活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身处现代化的围裹之中，为什么还需要不断地回到古典，回归经典？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民族的经典往往体现了古典时代先贤杰出的思想，同时也是先贤思想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选择、解释，甚至创造而成，也即真正的民族经典乃是历史进程中开放而持续的认同、阐释与创造中共同造就。显然，所谓经典其实并不仅仅是属于经典作者，同样也是属于历史的，属于民族的，是共同塑造的，是开放的，或者说是在开放中不断生成的。经典其实就包含一个民族在精神成人方面那些最关键的基因，或者说遗传密码。回到经典，回到古典显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让我们超越简单化的线性时间观念，在回溯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去思考一个民族如何被塑造，一个民族作为其民族的关键信息。

历史乃是绵延性的，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所谓历史并不是博物馆里被观赏的文物，历史并未过去，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当下，潜移默化地建构着当下。正因为如此，古典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回到古典，其实就是回到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回到教育的基本问题，回归到人类的抑或民族的永恒性问题。回到古典并不是回到古代，而是不断地从古典所面对的问题出发，也就是从古典出发，敞开当下的问题空间：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解读古典，激活古典在现时代的想象，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典，以古典思想来扩展今日教育的思想资源；站在古典的立场上解

释当下，激活对当下基本问题的思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教育的精神走向。

历史并未过去，那些开启先民的基础性事物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引领着今人的生命。真正的历史在不断地向着当下绵延，并建构着今日个体的内在自我。我们也并非历史的旁观者，我们乃是历史绵延到今天的体现者，我们就是活着的传统。传统不是静止的过去，而是绵延在今天，建构着今天，对传统的创造性解释就是在建构当下的。

民族的经典乃是发生在历史接受过程之中而形成的。先贤置身于其所处的历史与时代境遇之中，充分地完成属于其个人的文化创造，形成思想文本。后人在阅读先贤思想文本的过程中，不仅是学习先贤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开启自我，获得自我认同感，同时又以自我置身于时代之中的“偏见”（先见）来创造性地阐释、丰富先贤的思想。正是在此代代相传、不断选择性地阐释与创造的过程中形成民族历史和文化进程中开放的经典。

历史上的经典，曾经充分地开启先人的生命世界，到今天，依然是打开我们生命世界的重要资源。回到古典，并非要我们回到古代，而是沿着先民如何打开自我的路径来思考今日究竟如何更好地打开我们自身的生命世界。经典并非教条，真正的经典乃是开放性的。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乃是因为其承载着道，也即保持向着道的开放性。我们自身正是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敞开我们自身向着道的开放性存在，我们自身的理解就是参与经典意义的创生。这里也提示我们如何把经典的文字还原成创生着的情景，还原成先哲生动地在他们所遭逢的时代里追求大道的生命实践，努力阐幽发微，以先哲高明之德行来照亮我们蒙昧的心灵。

重温古典，并非因循守旧，更非依葫芦画瓢，而是“温故”而“知新”，也即在不断地回望与理解中创造性地活化经典，让经典更好地进入当下，确切地说，是让经典激活当下的我们，让我们置身无根化的现代性处境之际，而能在与先哲的对话中触摸历史与传统

中幽深的文化—生命之根基。正因为如此，关注古典教育，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中国教育寻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在重温古典的过程中触摸起源，并不是要守旧，而恰恰是要维新，只是这种“维新”是要建立在对我们自身的“命”的认识与坚守，也即理解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新。不断地解释与理解教育的起源，正是要尝试着去理解那让我们不断地维新的“命”，由此而寻求今日教育之自我更新与自身超越的源头活水及内在路径，否则我们的求新就可能是盲目的、无根的。

近年来，我和我的团队逐步找到了一条以古典教育研究为特色的教育思考路径，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在探寻人类教育的本源的基础上，追寻中国教育的本源，触摸当下教育发展的深层脉象，以尽可能地夯实研究的背景与基础，在经典与现实、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尽可能保持融会贯通，同时又拥有深度而鲜活的张力，以此来促成深度教育思考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深知，这只是今日中国教育研究幽微而又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之一，我们自身的研究也未必能达成我们预想的目标，但我们将持续努力，并力求在逐步回到中西古代原典的过程中扩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身虽不从，心向往之。

2017年11月于湖南长沙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诗教的权柄	11
第一节 诗为神启	11
第二节 神爱诗人	21
第三节 人与神：渐行渐远	25
第二章 诗教的魅力	33
第一节 诗是“事物的心灵”	35
第二节 诗之两刃	40
第三章 诗教的理念	45
第一节 “完美的英雄” ——《荷马史诗》的人才规格	47
第二节 “正义的人” ——赫西奥德“教谕诗”的人才规格	52
第三节 从“神话语境”到“城邦语境” ——提尔泰奥斯和梭伦的“教谕诗”	56
第四节 “回到”荷马 ——品达的教育理念	59

第四章 诗教的践行	63
第一节 史诗中的“家庭教育”	65
第二节 私学之所：诗人的“圈子”	73
第三节 别样公学：城邦合唱队	85
第四节 研讨会的前身：会饮	98
第五章 诗教的黄昏	110
第一节 为谁而歌？	110
第二节 诗与利	120
第三节 智者的兴起	128
结 语	143
后 记	149

引言

文明初开之际，教化不似今日之细腻烦琐，教育内容尚未刻意分门别类。周天子时，文化教育就是“简单”的“乐教”，《周礼·春官宗伯》云：“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三世之时，少有人试图将教育内容与形式分类，乐、诗、舞集于一体，德、文、武融汇其中。这里的乐教就是旨在育德、育智与育体，先秦文明也自此孕育而出。

这种现象并非只为中华文明所独有。在希腊文明的古风时代，“乐”^①是最重要的文教形式，其所发挥的功用更是远甚于先秦时期。希腊古风时代，几乎所有的正规表述都需采用诗歌的形式，诗歌是语言的主要载体。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荷马史诗》，还有哀歌、颂歌等各类抒情诗。诗歌不仅用于抒情与叙事，科学或哲学作品也用诗歌形式表述。如逻辑学创始人巴门尼德在《论自然》中阐述逻辑学中“存在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类基本理念时就是通过史诗格律（Hexameter）进行的。有学者认为，巴门尼德的这种诗歌化的哲学是他的伟大尝试，将逻辑学写成诗是“具有英雄气概的文

^① 古希腊语境下的“乐”（μουσική）与当代中文语境下的“乐”有所不同，其词源直接来自掌管文艺的缪斯女神（μουςα）。在古希腊，缪斯女神的管辖范围涵盖当代语境下的音乐、舞蹈、各类文艺作品（诗歌、戏剧、散文）以及科学、数学、天文学等。后来，“乐”（μουσική，music）一词常和歌曲（ὠδή，song）、诗歌（ποίησις，poetry）等概念替代使用。

学成就”，是“有意识地仿照史诗英雄奥德修斯的无畏精神”。^① 其实，这种观点只是浪漫的一厢情愿，因为在巴门尼德所处的那个时代，散文并未兴起，史诗格律才是古风时代唯一正式、高雅的“官方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正规途径；只有在非正式场合或者是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才会用没有韵律的方式来说话。诗歌并非巴门尼德的一种工具，即试图“借用诗歌艺术的韵律和高雅风格来进行写作，通过这种途径来避免平淡无味、缺乏想象力的文字”^②，而是当时别无他途。在阅读巴门尼德的诗歌时，即使只是残篇，也丝毫没有觉得诗与逻辑学的融合有违和感，反而超越了知识层面，给人一种理念甚至是信念的冲击。他的诗歌和他的逻辑学思想是自然且完美的结合，与亚里士多德用散文阐述逻辑学的感受完全不同，似乎是属天或是属世的两种话语。除巴门尼德以外，与他同时期的哲学家也是用诗歌来表达理念的，如恩培多克勒的宇宙论和元素论、赫拉克利特的物质“斗争论”等，都娴熟地运用六步韵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此时的哲学与诗歌浑然天成。

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与法律条文也没有专门的表达方式，而是大多渗透在政治家的诗歌作品之中，城邦公民通过口口相传熟记于心。最有名的当属雅典律法的奠基人梭伦（Solon），他的思想全都通过诗歌呈现。政界领袖常常通过诗歌作品成为社会生活的建议者。来自克里特的颂歌诗人萨勒塔斯（Thaletas）作为古风时代斯巴达城邦法律的制定者和发言人^③，在诗歌中非常直接地颂扬了公民的顺服和公民彼此之间的和谐，希望通过这一方式开创和维持社会秩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将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政体放在一起论述，认为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是从克里特那里移植来的，而这

① [古希腊]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著作残篇》，大卫·盖普洛英译，李静滢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② 同上书，第155页。

③ Plutarch, “On Music”, in David A. Campbell, trans. and eds. *Greek Lyric: Anacreontea - Choral Lyric from Olympus to Alcman v. 2*, LOEB,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2, p. 323.

个中介就是诗人萨勒塔斯和特尔潘德。^①

古希腊的诗歌功用广泛。诗歌首先规范社会伦理。人们常从《荷马史诗》或者《神谱》中寻找规则来应对城邦事务；诗歌教育与军事训练也一度是各级教育的全部内容；诗歌表演还是大众娱乐和节日活动的最主要形式。诗歌吟诵遍布古风时代希腊社会的各个角落，对希腊文明影响深远。许多哲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著名诗人，比如，柏拉图在遇见苏格拉底之前就一度立志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虽然他后来又改弦易辙了。

虽然古希腊诗歌流传至今只剩不见音乐与舞蹈的纯粹诗文，但古风时代的诗其实意味着诗文、音乐与舞蹈的综合，这与先秦文化早期“乐”的内涵一致，发展中也没有出现诗歌脱离音乐与舞蹈而独立言志的倾向。古希腊诗歌的创作也比先秦诗歌在形式方面的要求更为苛刻，有更多的格律规定。如《荷马史诗》就是以“六音步”为主要韵律，通过长音、短音来构成韵律感，每一句几乎都是严格的“长短短”六次重复。我们今天阅读《荷马史诗》的中文译本，即使不考虑这些韵律仍能感受恢宏气势扑面而来，可以想象要用严格的韵律创作如此鸿篇巨作需要对语言有多大的掌控能力。“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语言的精深往往映射出思想的厚度，由此也不难理解缘何在希腊古风时代的诗歌氛围中能孕育出灿烂辉煌的希腊古典文明了。

我们对古希腊文明的了解，通常是从“古希腊三贤”开始的。笔者也是因为对这三位哲人的景仰而着手研究古希腊教育，但在直接阅读这些哲人的经典著作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即使是只关注其中的教育内容，仍有一种似懂非懂甚至云山雾罩之感。久而久之，才发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园成功运作之先，智者学派及其教育其实早已在希腊城邦大行其道。要理解雅典城邦的教育，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颜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

领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真谛，非得先深入了解智者教育不可。但当转向智者教育时，又开启了另一段雾里看花之旅。因此，笔者不得不把研究的年代进一步前推，直至古风时代的诗歌教育，这才是古希腊教育的真正开端，也只有把握住这一开端，才能明白古希腊人完整的教育理念。

在古希腊语中，“诗歌”与“智慧”（σοφός）、“诗人”与“智者”（σοφιστής）是同一个单词，“σοφίζομαι”（动词形态）的含义就是“成智”“教导”和“作诗”，因此可以推测“诗人”与最早出现的职业教师“智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古风时代的诗歌教育并不仅仅是指一种潜在的文化涵养，而是一种切实存在的、显性的主流教导方式。我们既可以从早期的音乐学校中找到佐证，也可以从阿克曼（Alcman）、萨福（Sappho）等诗人组建的青少年共同体中发现明显的教育痕迹。诗歌教育是古希腊教育的真正开端，也是后来的“智者教育”“修辞教育”的先驱，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古希腊教育，直至泛希腊化时代。

为了方便后面的阅读，笔者在此先对古风时代的诗歌稍作介绍和分类，从时间、文体（或韵律）、诗人及其作品类型几个方面大致描述古风时代诗歌的风貌。

“古风时代”这一概念其实是后世的历史学家根据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对古希腊历史阶段做出的人为划分。通常将古风时代界定为公元前800年左右至公元前480年左右，即从所谓的黑暗世纪开始到希波战争中薛西斯惨败为止，之后便是古典时代开启。以第二次希波战争的结束作为一个阶段的划分，从政治史或者通史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自此之后，以斯巴达和雅典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分别逐渐形成，影响深远。但是，如果从文化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则不然，因为各种理念、习俗、文化载体的形式是并存的、此起彼伏的，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将其截然分开。本书对古风时代诗歌的研究拟将时间略微推后，直至古希腊诗歌的最后巅峰“九大抒情诗人”时代为止。

广义的古希腊诗歌将悲剧与喜剧都划归其中，但本书不将其视

作重点研究对象，而只准备在最后部分即阐述诗教式微原因时稍作理论。因为在悲剧和喜剧盛行的时代，智者教育与哲学教育已经逐渐走向前台，诗教已经不如古风时代一支独大，其影响力渐渐消退，甚至其合法性都遭到质疑，最有名的当属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将诗人赶出城邦”的呼吁。所以，本书主要涉及的诗歌类型包括史诗、哀歌和抒情诗。

古希腊诗歌的格律要求较为严格。西方的语言与汉语有极大的差异，所以，在格律方面，古希腊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要求大相径庭。首先，对字数没有要求，汉语一个字一个音，五律就是每行五个字，七律就是每行七个字；西方语言没有字的概念，只有词的概念，一个词的音节长短不一。虽然古希腊诗歌也有“对偶”体裁，但不似中国古典诗词对偶句在字数、字义、词性等方面均有复杂规定。其次，古希腊诗歌没有中国诗词“押韵”与“平仄”的要求。古希腊诗歌不要求押韵，当然也不禁止，但总体来说，不押韵脚；及至近代诗歌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同样，对韵脚没有要求。“平仄”是西方诗歌中不可能出现的概念，虽然古希腊语中也有重音、滑音等，但在诗歌中同样不作考虑。

那么古希腊诗歌最显著的韵律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长音与短音的组合。首先分析最常见的史诗体。史诗体是六音步，每行诗歌由六部分组成，每个部分是扬抑抑（长短短）格，标准样式是每句诗的节奏皆为“长短短 | 长短短 | 长短短 | 长短短 | 长短短 | 长短短”。有时一个长音可以替代两个短音，最后一个音节则可长可短。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第一句：

μῆνιν ἄειδε θεὰ Πηληϊάδεω ἠλιῆος

（高歌吧，女神！为那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①）

① 古希腊语原文来自 Perseus Digital Library,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text:1999.01.0133>, 2017年9月23日。中文翻译依据原文并参照了罗念生、王焕生、陈中梅几家翻译。

μῆνιν ἄλ' εἶδε θεῖα Πηλεΐδα δ' αὖτις ἰδὼν ἔχοντα λῆος

长短短 | 长短短 | 长长 | 长短短 | 长短短 | 长长

除此之外，常见的格还有扬抑抑格、抑扬格等，常见的音步有三音步、四音步、五音步、六音步、七音步、十一音步（六音步 + 五音步）等。不同诗人一般都有各自擅长的格律，有些诗人甚至被认作某种格律的创始人，但大部分格律的起源其实已经无法考证。

在中国古体诗中，常习惯运用不同的格律来表达不同意境，如“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明朝释真空《玉钥匙歌诀》）古希腊诗人同样喜欢运用格律来强化诗歌的情感表达，如短音多表急促和尖锐、长音多表达舒缓或悠长。而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的就是诗歌文字背后的音乐了！因为文字虽然能够保存下来，但与之相关的音乐（还有舞蹈）几乎遗失殆尽，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仿佛这些诗歌就是通过朗诵的方式表达出来一般。其实不然，古体诗与音乐一直密不可分，如宋代的词与元代的曲，都有“牌名”，如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词牌名是《水调歌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词牌名是“浪淘沙”；还有的词会在词牌后面加上一个题目来表达主题，如《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等。每种词都会有相应的一种或几种曲调，词的创作一般称作“填词”，词填好后，马上就能弹唱出来。不只是诗词有曲调，即使是如《论语》《中庸》之类的经典也不似如今平白地念出来，而是要用“朗诵调”朗读，不然就是一件很突兀甚至没有教养的事情。

古希腊诗歌也同样如此，如抒情诗，其词的原型是“μελικός”（英文是 lyric，中文意译成抒情诗），原意是配着七弦琴（lyre）弹唱的歌曲（song）。史诗和哀歌的“音乐背景”已经难以考证（史诗应该不配乐，但是否有诵调未知），抒情诗则可以肯定是唱而不是念出来的。

古希腊的诗歌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公众性”。不同类

型的诗歌是为不同的场合创作的，如为庆祝酒神节创作的酒神歌、为欢迎奥林匹亚运动会凯旋的冠军创作的颂歌、为纪念阿波罗神创作的赞美诗、为葬礼创作的挽歌，等等。即使是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也是为了在公众场合表演。从表演形式看，可以划分为“合唱”（choral lyric）与“独唱”（monodic lyric）两种：合唱更适合大型公众场所和大型庆典仪式，这是古希腊教育十分独特的方式，青少年为准备每年一度的演出往往需要花费数个月的时间，这也成了他们受教育的重要途径；独唱则适合小一些的团体，如萨福的诗歌教育是为贵族的未婚女子走向婚姻而准备的，这就属于一种“小众”团体了。还有一些独唱体是为贵族的酒会而作，这与大型的公众视野下的诗歌也有明显区分。

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古希腊诗歌的概况，本书将古希腊诗歌做了粗略的分类（见表1）。已有的古希腊诗歌分类都充满争议，本书的分类更经不起严格敲打，只是为了后续行文方便。

表1 希腊古风时代诗歌的分类及其代表人物

体裁与格律	实用场所	代表诗人
史诗（Epic） [史诗体（六音步诗 hexameter）]	各种场合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赫西奥德（Hesiod）《工作和时日》《神谱》
挽歌（Elegiac poetry） [挽歌体常用六音步或十一音步，即六音步加五音步（hexameter + pentameter）]	葬礼 酒会与 节日	提尔泰奥斯（Tyrtaeus，公元前7世纪） 卡里诺斯（Callinus，公元前7世纪） 梭伦（Solon，公元前638至公元前558年） 米姆奈尔摩斯（Mimnermus，创作高峰期，公元前630至前600年） 泰奥格尼斯（Theognis，公元前585至公元前540年）

续表

体裁与格律		实用场所	代表诗人
抒情诗 (Lyric) (运用各种格律)	Lament; Dirge	葬礼与 节日	斯特西克鲁斯 (Stesichorus, 合唱体为主, 公元前 7 世纪)
	Iambos		阿尔克曼 (Alcman, 合唱体为主, 公元前 7 世纪)
	Hymenaios	婚礼诗	萨福 (Sappho, 独唱体为主, 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
	Dithyramb	酒神颂歌	巴库利德斯 (Bacchylides, 合唱体, 公元前 5 世纪) 等许多诗人
	Paeon	颂歌 (主要赞颂阿波罗)	阿尔凯奥斯 (Archilocus, 独唱体, 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 西蒙尼得斯 (Simonides, 合唱体, 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
	Hymn	赞歌 (赞颂诸神)	伊比库斯 (Ibycus, 合唱体, 公元前 6 世纪) 等
	Ode	颂歌 (赞美奥林匹亚冠军等)	品达 (Pindar, 合唱体, 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 等
	Skolion	酒会短歌 (宾客轮流吟唱)	阿那克里翁 (Anacreon, 独唱体, 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 等许多诗人都有此类作品

本书从“诗教的权柄”着手，分析诗教为何能担负起古风时代的教化重任。首先，古风时代的希腊人深信诗歌代表的是“真理”，诗为神启，诗歌是神的话语，是以《伊利亚特》《奥德赛》《神谱》为代表的史诗能成为希腊人的律法及伦理依据，成为希腊人心目中的共同历史，成为城邦官方认可的确凿事实。其次，诗歌教育包含教育当中的诸多积极因素：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以经典文本为教材，集文字、旋律和舞蹈（多为战舞）于一体，引人入胜，其教育效果自然显著，许多方面确实为现代教育难以企及。

古风时代，诗教在三百年的变迁中，其理念有蜕变，也有分化，但始终有一条隐形的主线深藏其中，本书第三章从教谕诗的角度分析了古风时代诗教理念变迁的主要脉络。

要真正了解古风时代的诗教，仅有理念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它们到底做了什么？又到底是怎么做的？本书第四章力图描绘古希腊的教育实践，这部分的研究颇具挑战，因为古希腊存留下来的相关作品大都从宏观视野或是哲学层面入手，更倾向于思想层面，实践操作部分不得不从字里行间去寻找，甚至去揣测。另一难处就是，古风文明与中华文明大相径庭，古风时代的诗教更是与现代教育完全不同，现代的东方式惯性思维经常在不经意间对研究造成干扰，这种视角的调整与矫正着实花费了好几年时间。古风时代的诗歌教育可以说与生活密切相关，无所不在。所以，笔者对诗教的实践研究也选择从诗教发生的主要场域着手，包括蒙学阶段和儿童成长阶段的家庭诗教、由著名诗人带领的“私教圈子”、制度化的城邦合唱团、夜间贵族休闲场合的会饮等。

诗教既然能担当孕育希腊文明的重任，且古风时代圣贤辈出，何以后来却为智者教育和哲学教育所挤轧呢？诗教的没落与尼采分析悲剧的没落路径如出一辙，悲剧是“自我灭亡”，诗歌也是如此，悲剧的没落就是诗歌式微的象征。对此，古希腊人认识非常清楚，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就对此进行了辛辣的剖析。本书第五章较为详尽地分析了诗教没落并最终为智者的“艺”学所替代的原因和过程。

要理解诗教须先理解诗歌，理解诗歌最直接的方法自然是了解诗人自身对诗歌的理解，他们如何理解诗歌就会如何创作诗歌，诗歌本身就道出了诗人内心真正的想法。简言之，“诗歌能对自身做出解释”。诗歌本身就是人类情感意念最强烈的体现。子曰，“唯乐不可伪”，每个人都无法将自己真正的品质、品位掩饰在集文字、韵律和舞蹈为一体的诗歌之中，尤其是那些动人心魄的经典名篇。诗人对诗歌的解读一般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隐藏在诗文的字里行间，或是不同的诗歌体裁和诗文韵律之中；二是诗人对诗歌进行直